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之二十三

康熙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武步王

輅校訂

元日

九世孫
孫金桂
十世孫
孫奎
十一世孫
孫奎

率卑幼拜 天地戴高履厚不敢忘生成也設位設

祭悖禮習俗由而不察之故

先拜祖考妣於神主前設食果次同族人拜於祠遠

祖皆有位族之人各得致孝於其祖考也拜畢序

行齒分四班俱東西向公同一拜尊長受禮或行

尊而齒少行誼未孚於宗黨亦不宜輕受拜香燭

果品取辦地租 祠堂謁羣子弟曰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願爾等乘今日元旦洗滌舊染嘉興維新
一人砥礪便是一箇好男子大家砥礪便成一家
好人家叔季中三代樂莫樂於此矣貴莫貴於此
矣 祠中事畢各攜酒具孝友堂讌集

初二日

語諸子若孫曰心性才情雖有分別同出一源隨地
異名學者只統體理會心不放而性自復才善用
而情畢順總在去人欲存天理作功夫知者不在
多言愚者言愈多愈不解

問宗法曰念菴有言宗法爲公卿大夫設也始封之
于百世不遷所宗者大故曰大宗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所宗者小故曰小宗此皆有君長
之義焉族人不得以齒加之古制廢貴賤殊勢宗
法不可復行矣

初三日

拜墓北方風俗通行

答魏遵陸問學書 稿入集

初四日

勵後學二則 學人第一患無志自甘庸俗卑卑媿

妮無挺拔之趣此病極難救藥故激發其氣之知
憤而後可啟也有志矣又多挨傍格式拘攣意見
自心自性絕無靈氣須使之自悟而後可與共學
也悟矣而憑藉虛見侈然自足不能純心滌刷日
有知而月無忘則亦鹵莽滅裂終於道也遠矣學
人知此三病而不自護豈患不及人哉

學問之道要常收斂精神不可使纖毫逗露於外則
應事自不忙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中
有所主不爲外物搖奪孟子之不動心全在集義
告子不得勿求是外面硬把捉的雖別派然亦有

獨詣焉

初五日

復于加菴字

問佛氏脫離生死一段 二稿在原本

初六日

過去未來俱不必留戀預期只要當下討的一箇受
用便是素位不願外之君子孔顏疏水曲肱樂在
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晦菴澆著椅卓在屋下
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是不受用
底此皆所謂當下也

初七日

入城赴親友之招下榻嶧亭作我軒曰人人有我人
人不識我惟不識我故不能作我目隨人視耳隨
人聽與俗浮沉也無所主間有剛愎自用似乎作
我而其失我也更甚世說與我周旋甯作我子請
得而廣之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丈夫自有衝
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堯舜周孔諸大聖人顏曾
思孟諸大賢周程張朱諸大儒以迄吾容之靜修
椒山皆能作我者也以作我名軒意固有取於斯

初九日

揚玉川別二十餘年矣一見懽然不覺老懷之傾側
也口占一絕 久客歸來少舊人喜君氣誼老逾
真平生託契元非苟懿祖貽謀自絕塵

初十日

鄴巷重華過話 你我軒中幾日留燈前片片紫雲
浮坐深二仲忘歸去聊借迂談代酒籌 束髮論
交天際頭文人俠士一齊收耄年尙友洪渙老學
問由來無盡休

十一日

移榻鄴蕃玉源堂左側君拱如韓重華鼎甬形上華

呈顯昌西山環集作主昔陳荀相聚僅兩家我輩
今日數倍之矣口占此句 避地他鄉二十年歸
來相對倍懽然乾坤到處忘賓主不數西豪星影
傳

十二日

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乎聖人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
非道之貧賤豈矯情也歟哉蓋以知足爲富脫俗
爲貴則尋常之富貴非所論矣以無見識爲貧無
骨力爲賤則尋常之貧賤非所論矣此可爲達者
言難與俗人道也

十三日

同八集如韓齋齋忠愍先生舊居也對良朋而懷前
哲因爲此句 容城千古一忠愍忠愍舊居屢易
人屈指乾坤誰是三春風皓月與時新

十四日

題重華拙軒 濂溪曾有齋亦以拙爲名拙非人所
貴於世鮮得亨何所取於斯若借以爲榮我思無
極老所惡知巧生無欲方得靜萬物不能驚力欲
返鴻濛天德度有成大巧乃若拙拙極巧還并尼
山知有譬拙總歸至誠予也儒而腐竊自愧生平

未傾拙之趣安敢以自鳴誠讀拙齋賦此義最分明

過形上書屋謂其兄弟曰世間最難得者兄弟最難處者異母之兄弟子兄弟四人三母也而怡怡然友恭谷盡無猜無嫌爲吾邑所推重不獨子兄弟易古人之所難更不爲尊君泉下稱慰焉有子如此可謂不死矣

過鼎甫齋因憶昔年土寇破城無不被掠之家一夜客仗劍爲之守戶諸賊不得入有欲入者叱曰此孫舉人家也家貧教書安得有金帛子諸賊皆有

所得獨此人空手而回若特爲守戶而來者夜客
固有心子祖父之積善豈容誤也

十五日

閩邑紳士各具靈楮邀梁王薛李四老者城隍廟公
會谷家子孫侍杖梁九十六王九十二薛八十七
李八十因爲句以紀之 朝廷養老設鄉飲敦古
同人讌大年壽近下齡真世瑞戶握流本是眞傳
邀君拱以詩代柬 誰教春色恁蕭蕭地僻風高似
寂寥一具寒、備一斗酒與君汗漫話今宵

十六日

宋郎名鎭姻友四其孫也早孤母十九守節死易立
孤難氏爲其難者矣鎭偉貌能讀父書然家益落
母子依其舅氏而居子謂之曰顯親揚名孝之大
也能使其親爲貴人之親固爲顯揚能使其親爲
賢人之親更屬顯揚之大以貴人顯其親則命聽
於天以賢人顯其親則權操之自我第就今日誘
染未_未孺慕猶切能屏除一切少年習氣而窮餓
動忍_如心愈堅何患乎身不立而名不成乎舍此
無_以堂上而光泉臺之路矣宋郎勉乎哉

或問心取譬於猿意取譬於馬此何說也曰猿喜玩弄馬善馳逐蓋謂心與意紛飛營擾千古上下六合內外無頃刻定靜之時禪家稱木死灰只是不猿馬不騁此心常定此意常靜耳但不似聖人無意必固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心之猿意之馬皆鷲之飛魚之躍矣

十八日

數日城中與親友定六器之約即新親遠賓亦不宜過八器蓋吾邑當豐盛時請驛父母一席肉不過四斤淺碗絕未見有用大盤者今當因占之後紳

言
分三
士無不貧之家卻奢於往昔此非好消息也吾輩
懼矣願我同志一席省兩器終月終歲所留儘多
於人心風俗豈曰小補人哉

過啟聖祠謂同人曰士人有一命之榮皆得封其親
如已官至貴爲天子尊其親爲太上皇而極矣獨
孔子尊其父爲啟聖公開闢以來第一孝子顏曾
思孟周程張朱各能尊其親以配饗啟聖視恩命
三錫者不啻星淵矣

十九日

昔有老禪每日晨起問主人翁在家否在則點頭曰

在不在則搖首曰不在我輩於平日時時夜來至
人之在不在嚮晦時叩日間主人之在不在不在
則汗而愧愧而憤自咎自責不肯纖毫容恕常常
如是此心有不存焉者寡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

戒慎恐懼是聖學徹首徹尾功夫勿視之太易雖云
不學不慮之良與知與能然操存長養非深造惡
能自得乎爲之難而易者至言之易而難自阻矣
從困勉入門者畢竟實際借口生安徒竊虛影耳
學者莫輕自誤以誤人也

二十日

儕輩久讀太極圖解故其筆下論議見八頭顧北方
學者莫之或先也貽一詩志勉 別來南北十餘
年學問源頭已了然尋昔滌溪無欲訣孔門獨此
得宗傳 寄人籬下幾多年晚讀淇澳有斐篇起
味無窮惟自取行生時物日當前

二十一日

與柴君拱書辭飾廬 稿入集

二十二日

高甥七郎奉祀說 稿存原冊

二十三日

寄張文峯 讀扇頭詩見吾文學力大進里門十月
每於親友齋頭微吟短幅皆有意致且聞貴衙門
中清而有執極力爲民造福真所謂文人而善吏
事也哉喜甚喜甚更喜有堂翁同心合德益見千
載一時勉斯尙在都否聲念

二十四日

祠堂設位高祖南向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
不正對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祖妣
南向曾祖禰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

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陽明家祭
如此法行

二十五日

于聖萬賢總之此心凡言存心養心盡心求心正心
皆所謂學以復此本心之工夫也陽明曰心外無
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楹焉心其根也
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楹而剷鋤之
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郭扶陽爲其長子昭質立嗣說 稿入集

二十六日

問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豈四十以前
尙有惑之動之之時耶曰此孔孟自信之言豈非
自欺以欺人也學術凡似是而非者縱橫顛倒莫
可究詰各就其一偏之見其習熟既足以自信而
條目又足以自安非從事於危微精一之學者莫
能得其受病之源則不惑豈易言哉一惑便爲彼
所搖奪而此心動矣知言養氣便是不惑的工夫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學則合符傳說選志務
時敏非所謂好古敏求者乎厥脩乃來則立矣道
積於厥躬不惑也知命也厥德修罔覺耳順也從

心也人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予謂商之興也道
在傅說

陷於習俗溺於聞見佞佞然自以爲是矣然要領未
挈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
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爲要
領陽明以致良知爲要良知天理致即體貼之功
總是實有諸己之謂不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
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真
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一十七日

作楊乾行族譜序 稿入集

二十八日

尙兒自蘇門來省視攜諸親友書十六紙

二十九日

作周氏族譜序 稿入集

三十日

依管公式族譜序 稿入集

二月

初一日

取節錄一則入文忠門 稿付本家

初二日

望江村 閒行北望是江村皓月疎星今尙存漫訝
講壇成馬肆真人面目豈沈淪

初三日

對外孫楊令名口占 丙子范陽事井邊子母分生
生與死死聲淚至今聞

初四日

眷分率兒孫弟姪家祭

初五日

與耿子愉話百樓舊居有感 六載樓邊憶百樓一

時賓王亦風流忽然黯淡各星散草色淒迷樹色

愁

初六日

作歌近我狀略 稿入集 此後爲渤海日譜

初七日

語戴履極 學人最患有忽心忽則怠最患有勝心
勝則滿最患有執心執則偏三者其病均也履極
奉父命來迎余二百里外且贊焉余喜其靜穆冲
和絕無三者之病其師若虞曰履極少年有志司
農公衣鉢可傳余益喜復進之曰三病非一去不

來今日能無不能保異日不有若時見爲有則可
永保其無矣履極始終罔懈其於學也庶乎

是日赴戴司農之約司農書六日晚到七日早陳若
虞同履極見顧書到之夕意正欲由滄州覓舟過
蘇門遂諾之遲二日同行履極師弟仍望速發兒
孫方黨聞且晚由滄而南各含悽相向目視而口
不忍言子正以祠墓闕心夜不成寐晨起遂以此
情語二客二客忽然若有所失也再三致司農公
屬望之意子不能愬然於骨肉之間又不能愬然
於友朋之際忽忽若有所失尙兒謂此時且不必

計及南行只以赴戴先生之約此中便可脫然立
兒亦謂正好借此出門一遊因與二客曰我輩日
前卽行姑待恐又有牽滯留尙兒浩孫在家等候
韻兒隨行是日宿雄縣蕭石子攜魚酒來晤

初八日

宿任邱仁果問不改其樂是如何曰不疚無惡吾人
心體自樂只爲貧困難堪遂有改其樂之時顏子
克復力到樂自不改故曰非樂貧也亦非樂道也
只不改其樂耳

初九日

宿河間府王借徵來顧

初十日

宿景河驛 若虞謂理學不專主於節義節義必本於理學余曰此論極是請爲君釋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見而無道隱此理學不專主於節義也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節義必本於理學也

十一日

抵滄州司農公令其四子大矩長孫海平迎予於西河晚入城爲子下榻定園 定園主人問心如何

得靜曰濂溪云無欲故靜問心如何得無欲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天理熟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十一日

陳子石問先考臥病六年滋味不充自怨自艾終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可歟小祥之外食鹽可歟抑不可歟曰不酒肉可也不菜果則非矣不食鹽更非矣此身父母遺體豈堪如此摧殘子孤身也又喪子此身關係甚重萬分珍攝不宜蹈此非禮之禮喪禮在疾酒肉亦不忌兄苦節爲親友所重爲親友所憐僕重之憐之不在親友後然更有望者

守身爲大守身之意義甚長而此時保愛其身勿
過毀則目前第一吃緊事也

十三日

孫陽陸戴王絜戴晏三人執贊

十四日

劉景玉呂踵息王啟佑等十一人來顧

答定園問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聖學之全功也
盡於致知在格物一言念菴云致知何在在吾與
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
知至得所止矣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尊德性在

此道問學在此有何虛實之病乎陽明教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語正見知行合一既不病實又不病虛其所謂無善無惡者不惟無惡之可言并無善之可言正所以爲至善耳因語出告子遂羣攻之第思此言亦何嘗謬於聖人無聲無臭太極至善與孟子則可爲善乃所謂善耶文成當日真見心之體自如是故不欲人鑿壞其方而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者又何須深問耶我輩今日亦非信文成第自信其心焉而已 又

答號物之數有萬自一草一才以至家國天下皆是物也故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有何巨細精粗之可言格物者我與物流通無間隔正是萬物一體正已物正之意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始窮理者乎致知者知之明格物者處之當正見知行合一古大學格致無傳文成確有可據誠意傳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豈空空無著者乎格致已在其中矣天生文成爲禁陽作忠臣諍子而攻之者乃以爲入室操戈俟後聖而不感當自有在又何怪平素論之紛紜哉

名利色根如何能斷滅的不適不隨便是聖人一切之
斷滅則成枯禪矣然此中自有禮教防難於其間
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如軫兒之管仲
東家之墻不獨孔門名教在所必誅朝廷大法亦
豈輕宥哉幼學正在存禮義之心以絕物欲之萌
便是入聖之路

十六日

答經碧 視聽言動已也有已則不能無非禮之視
聽非禮之言動四者與吾身最相關切達而上之
君子只是四者中禮達而下者之小人只是四者

之不中禮故夫子與顏子論爲仁之功只曰非禮
勿視聽非禮勿言動而已視聽言動無非禮則無
不中節之喜怒哀樂無不盡分子子臣弟友此是
徹上徹下一了百當之語堯舜達而在土仁覆天
下顏子窮而在下天下歸仁潛見不同總是此一
件物事兼善固足樂獨善亦無悶天下歸仁是已
與天下流通無隔碍察上察下無非鳶魚飛躍之
機若云天下與仁此必不得之數也

飲經碧桃園有幽致一柏更奇此中勝槩也

十七日

答紳黃問二則 學以復性爲主大學之知止中庸
之修道皆是復性功夫帝王賢聖總不越此學而
時習之之字雖無把柄可指然總是這件事兩論
所載逐章逐句皆是時習這件事而不能滿這件
事之量博學之知及之生而知之安而行之間而
知之見而知之凡之字皆指這件事也堯以是傳
之舜禹湯文周孔以是傳之顏曾思孟周程張
朱皆是這件事了然於心遇事接物自無明而復
昧認欲爲理者明昧相乘私欲間之仍是窮理未
到窮理盡性以至命學問之道始終一窮理而已

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何也曰誠也
凡事豫則立誠則無不可行達德之所以行達道
也明善正所繇以適於誠之路不明善便有認欲
爲理之 明善卽紫陽之窮理陽明之致知非兩
件事物也善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應事接人誦詩
讀書此中正好體認

張九許名夙抱過晤

十八日

跋偶見錄 答陳子石書 二稿入集

十九日

孫萬孚謂某於善亦知揚之至於惡雖勉強緘口而
此心不能相忘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有是非則
有好惡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是無是非之心而好
惡拂人之性者也不如不及如探湯無以尙不使加
此正眞實用力於仁處非稱人之惡者可同日語
也舜之隱惡亦非不知其惡但不忍稱之且冀其
轉惡而爲善若好稱人之惡則其心險而刻矣馬
援之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
得而知口不可得而言此老成閱歷之語

趙來吉名時泰執贄前曾有書相迎 高捷南來顧

二十日

答劉起亨 隱居求志志其所達之道也行義達道
達其所求之志也顏子隱居者也天下歸仁禹稷
行義者也仁覆天下總是此件事攜以爲窮達故
能獨善而元氣周微於一身兼善而元氣周微於
天下禹稷顏回同道意在斯乎盡性了命之學到
底不離此件事荷簣丈人之流隱也非求志也志
如此立求如此求而已 又答喟然一嘆顏子悟
後語也原得力於博文約我禮蓋文禮非二物
博文約非二事也文者禮之散見禮者文之統宗博

中約約中博孔顏一生功力在此間錄萬世亦示
此欲從未由仍是望道未見之意

朝聞夕可蓋謂人生墮地一番凡天之所以與我者
必須一聞方是生順而沒甯如不聞道則生爲枉
生死爲虛死耳真真切切望人聞道之意一氏之
學脫離生死費百千萬言孔子以七箇字盡之至
孔子與老聃授受微言腐儒寡昧未領其旨

二十一日

谷來吉 未嘗學問便不知雜念之起滅無常安得
有掃除廓清之意掃除廓清誠未易言也元公主

靜立極其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則誠矣仁矣存
誠之功始於閑邪爲仁之功始於克己而邪與己
之潛伏始而橫攻之猶易到得似是而非認欲爲
理則吾閑之克之之功當益謹甚久之而誠自存
仁自歸情順萬物而無情此方是掃除廓清之會
也

一不提醒心又放逸邪與己爲之祟也邪非一去而
不復來之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精矣而又覺
其粗密矣而又覺其疎切磋琢磨之味到底只是
用閑邪克己功夫三月不違此心之存而不放也

日月至焉此心不能保其不放也夜氣之息此心
偶有存之之時也日晝梏亡則此心一放而不復
存矣危哉微哉

陳若虞名過堯以老友仍再拜請就弟子之列

十二日

舉四書中七段語若虞令其自會一在明明德在新
民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謂明德在民上
明必民新而始謂之明德也則明新是一件事修
己在人與百姓上修必人與百姓安而始謂之修
己也則修安是一件事此就平治天下之大人君

子言一下學而上達謂上達在下學之中只事一件事一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謂高遠在卑邇之中亦只是一件事一博文約禮一文章性道謂文乃禮之散見禮乃文之統宗隨時博隨時約只是一件事文章乃性道之發露性道乃文章之歸根發露處可聞歸根處不可聞亦只是一件事此就人生日用統同道理言一形色天性也謂天性非形色安附著則形色非僅一軀竅之物則形色天性非兩件此就愚夫愚婦所各具者言經書中此類甚多若虞一一理會與鄙意正合真可與共

學而適道者耶

二十三

履極問賦性柔懦不能自立心切愧憤求爲指示曰
質有剛柔剛柔各有善惡變化氣質正須學力以
剛克柔以柔克剛以剛克剛以柔克柔古人皆有
已試之方在今既知懦不能立而有愧憤之心知
恥近勇夫孰得而禦之所慮者流俗有權由來者
漸行不著習不察者有之矣虛心體勘於人倫事
物之間日用食息之際時時見有善可遷時時見
有過可改則傳家學而光師門者良有賴焉子求

額讀書之所請以不疚無惡四字爲砥礪之心之助

二十四日

答戴經碧書 爲一樂堂說 二稿入集

二十五日

爲若虞題特立軒說 稿入集

過陳子石廬中 有引 子石倚墓門而居不食鹽無僕

從節太苦余過之不忍相對真所謂孺子慕也臨

路爲二絕 蕭蕭夜雨共哀吟讀禮挑燈意更深

世借草廬高物色人從孺慕見天心 爲人百歲

只爲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
鬼嘯也成隣

二十六日

留與大矩書 稿存原冊

二十七日

與紳黃語一則 稿存原冊

題行素堂復爲一說 稿入集

二十九日

留別定園主人書 稿入集

三月

初一日

樂是道人說 稿存原本

初二日

輓呂崑峯 憶我崑峯之在蘇門也一見而稱相知
三過草堂惠葛惠詩年雖遲暮心血猶泐與高鴻
臚而託契代戴司農而質疑儂實欣合論交於斯
今我來滄登其堂而故人不可見甯禁悽其不及
拜其墓拜其王聊寄予思崑峯崑峯已而已而

留別陳若虞 從來號儒者多矣僞儒賊德孔門有
律令焉腐儒自謂多學溺章句而不適於用拘謹

之僻無敗度敗禮然規模欲夫子之所謂小人憊
也霸儒露英氣史儒騁詞華須從自己性靈中深
造自得經濟氣節文章俱不足以目之此方謂之
通儒

別趙來吉 吾人不知學莫不以苦趣作樂趣何謂
苦趣世上一切濃豔以薰心者皆是也沉溺不返
樂極生悲苦莫苦於此矣何謂樂趣澹海明志甯
一靜致遠循習既久無窮之味出焉樂莫樂於此矣
學者須先破此關定此志向後纔有實際處

別孫萬孚 古人見道之言不必盡出自學人之口

如劉元德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眞
聖人之言也英雄人一口道出便足千古君子之
於言也可苟焉而已哉一念苟念念皆苟一事苟
事事皆苟不苟二字便是言有物行有恒

初三日

別仁果 學者以第一等事讓人便是無志故須立
必爲聖人之志而後可然此未易言也情識滑於
、內習俗播於外波濤震盪而我以孤柱砥之非知
勇之士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故不立則責志責
之而疚生焉無地自容則知奮矣夫子自言曰

發憤忘食意亦如斯而立而不惑皆憤之發也知
命耳順從心則樂矣然非發憤惡得此樂乎假年
學易始終一憤焉而已矣

別丹敬 聖賢千言萬語總欲人在身心上著力而
著力於身心者寡矣蓋以養心者害心養身者而
害身率莫之自覺也故孟子曰人有鷄犬放則知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此
洞見千古之陷溺而急為拯救我輩諷之當猛烈
汗下少年身未失而心未盡放當於此處著眼

禊日定園父子兄弟祖孫置酒爲別若虞捷南會軒
各擲尊相就昏焉臨歧挑燈賦詩所謂知有前期
難分此夜予因口占二十八字以訂後會 百泉
易水各安流乘興出遊一葉舟已與諸公有約在
六年一度過滄州

初四日

歸里定醫主人含悽相對予雖以會城湛甘泉語相
慰勉然中情實依依也經碧賦別詩一章仁累丹
敬美之河西若虞欲送余抵舍余辭之仍同捷南
至二十里鋪河橋言別有七言二絕是日宿景河

驛

初五日

過河間謁乎大矩先候於東關旅次趙來吉牛純一

河松友呂鍾息王借徵劉介錫繼至八人者候試
於此人各有辭來吉介錫以所用功相質行迫拈
一聯以答其意曰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
助間登路復爲一詩 滄州有八士赴試在瀛洲
識面雖前後論交總應求兩言答衆意片刻足千
秋牢記郵亭處他年話勝遊晚宿府北鋪

初六日

車行一絕寄定園主人暨諸同人 一筇千里老不
休明月清風繫兩頭寄語諸公休悵望滄州此後
是并州是日宿莫州

初七日

過西張市念懷豫公篤厚忘機生平所敬者余與伯
順小鳳公豪舉高談帝於余有知己之言因路疲
不能爲詩弔其墓過八于仍令韻兒拜岳父母墓
下岳翁有厚德早世岳母三十年以余家爲家前
後子女皆其撫養是晚抵舍

初八日

壽數嚴學 如二十餘日一切功能富貴之氣其
已銷除專意向學即此定力何愁不升堂入室耶
僕語無忌諱而道翁絕無違拂者蓋借以鼓舞同
人身先率之之意爾一路來瞻懷道體凡性命外
一切沒緊要事俱宜放下靜攝調養康強依舊方
好整理洪濛來全副舊家當公望恰有字到六行
之士已付之公僕所存念菴集一册附去仍望歸
原本也

初九日

示孝友堂子弟 欲滄州達成安其路省便因未與

爾等明言故復歸來學問以勿欺爲主勿自欺乃
得自慊戴司農功能富貴之習氣盡銷宛然一書
生侍坐此叔世所絕無者爾等少年纔知讀書須
要有器識司農足師也若愚來吉子石介錫俱是
真實篤志之人古人親師取友得此等人爲夾助
自不至下流耳凡我孝友堂子弟當勉之常如老
年在家時可也

書山谷卷後 詩文字畫學人之餘技耳然在聞道
之人誠不足貴有所以重於此者矣山谷字匡足
傳其人負節氣更可傳也自是眉山一流此卷公

僕好存之暇中出此與同志者清玩

初十日

復杜君異 自滄歸尚欲過新安與同人盤桓數晨
夕不謂南來之人日集勢不得不速於行也再擬
奉迎道駕過草廬話別又以病婦臥牀曾孫出痘
遂不暇及享子見願備悉此情宛與諸同人共對
耳享子刺中裁去下晚學三字此湛子舊例亦司
農新例也今歲出里門之日即來歲入里門之日
已從子打算矣并以語諸同人

十一日

目訓
卷三
三
題李吉占責志軒說

十二日

春暮南行君拱煜華重華三親文暨晉享道契酌酒
賦別 依依柳色弄春晴話別今朝酒欲傾易水
蘇山千里道一年一度結新盟

十三日

題李公傑坦坦齋說

十四日

辭鄴蕃之招 連日同人聚晤在彼即在此也政不
必一一設款况親丈亦料理出門陸南北之局既

有定期轉盼便是歸來之日無庸多此一番叙別

寫

十五日

辭君拱諸同人出餞

十六日

宿公傑之家君異父子借湛子公式泗音翼五獻五

文甫來就吉占復愚亦來就

十七日

宿丹九之家 辭親友出送 千里迢迢日暮時二

三稚子一肩隨勸君莫載河梁酒省得臨歧惜別

離

十八日

過安肅陳子才留款 劉嘉善仍送之郡晚抵外孫
燕子家 遵陸迎之城外

十九日

李茂九子別 耄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
北 徒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掛衛河風非作隨
陽者年年伴塞鴻

二十日

郡城遵陸譽之聚五延款

二十一

南關外河橋三子別 石卿介節士聞聲二十年謀
面雖未久託契在言前管子不羈才與我爲世友
歛華而就實先德繇來厚呂生富文學最喜謹異
書行藏亦何心待價而沽諸三子不速至雅意出
風塵欲別不忍別執手問行津

姪孫永徽外孫燾子俱於此處言別

大鷄店三子別 文學與政事違陸能兼之當其哭
秦庭肝胆皎不欺燕趙固多人之子尤稱言譽之
敦孝友車裘友不私有時囊羞澁伯休是所聞公

理負俠氣所願在酬知男兒固有志不顧俗子嗤
三子送我行含情各有辭因念高子病此行不余
隨千里如同堂豈其惜別離願言慎前脩臨路且
舉卮

二十二日

宿唐城郝雪海家其太翁與其莊鄰惟揚留款

二十四日

過真定荆石話於旅次

二十八日

王玉乘遣僕馬迎於順德

二十九日

抵魏村晚集玉乘仁甫於舍生齋頭話夜

寄劉公勇去歲往返路途五千里幸得安息故慮慮
難中卻得二三良友語次每及道翁無不神往色
飛也過敝郡譽之備述令兄相念之意且云雲驛
正在署中且晚來訪僕之意孟庄草堂久望主人
不至殊覺寂寞前爲鉅野令曾寄一函於令兄不
知還在意否

四月

初一日

入成安諸親友來晤王玉乘爲子設榻求信軒

初二日

顏兒攜幼先歸 報穆菴字云昔人謂行路難八十
二歲人行路更難之難矣今已抵成安俟小孫婚
事畢即圖晤教年求承親翁相關之切相念之殷
僕卽不佞甯忘斯雅筆不及贅者顏兒口悉之

余甲午過成安培初爲子設榻瀕行仍送之魏村言
別意惓惓也甲辰再過心緒匆迫不及晤乙巳復
來正欲與素心人話數晨夕不謂培初於數月前
已作古人矣對其子若弟不覺爲之淒斷衰遲不

及到墓門拜其主而告子衷已矣故人復何言哉

初二日

爲王玉乘題求信軒說 求信者取漆雕開吾斯未
能信之義也夫有諸已之謂信未能信則求信此
必然之理然何時是見爲能信之日哉朱子曰許
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雖已
見得如此卻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何時是
見爲能信之日哉將有愈求而愈覺其未信者矣
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總此不自滿假之一念天子
悅開意在斯乎所謂見大意也玉乘登進士行將

爲令篤信力學氣魄甚大子以求信額其讀書之
軒美大聖神之業俱自伊始真儒名世當不作歧
觀也

趙載甫應文子敬廷燦父子同贊

初四日

餘慶堂說 人生父母俱存謂之具慶有祖父母在
謂之重慶然非徒襲其跡而不既其實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此所謂真慶也余甲午過老友尤繩齋時
載甫從尤繩遊與其兄若弟觴余務盡驩甲辰過

李子含生載甫又偕其◎成黜子子敬就而賜會
子敬時從仁甫李子遊日每過而問焉漸行且送
之柏寺營意惓惓也乙巳過玉乘王子家載甫父
子同執贄而問學焉余謂學豈在人倫事物之外
哉即目前四世一堂而祖父子孫兄弟羣從姑姪
妯娌莫不各有當然之道能於此無凌替抗違儀
不忒而正是四國此便是唐虞三代世界所謂仁
義知禮樂之實總在事親從兄中此外豈復有學
問哉餘慶堂甲辰所題曾有一詩今復爲之說能
常保此慶之餘也第各盡其事親從兄之實而已

矣

寄李承爰 去歲弟從南來老親翁歎我於城之北
繼而弟從北來老親翁又歎我於城之南且凡爲
弟謀者一如其自爲謀竊自忖何緣而得此於大
君子哉昨過臨洺欲登堂一晤因所攜家口衆多
行囊蕭瑟不得不兼程而進聞是日老親翁已出
門故不能俟其歸圖一快談耳念之悵然公家昆
玉暨諸令姪前番相晤者俱煩聲意

初五日

讀陽明年譜 先生在滁而門人日益進然游學之

士亦多放言高論漸背師教者因恩之闕邪存誠
之外別無學術事親從兄之外別無事務各人盡
力彼此不相假貸真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則
講學之名可不立烏相忘於林麓魚相忘於江湖
豈不妙哉受教者與立教者各不可不慎也

王淵脩特簡執贄

初六日

題求信卷三則 蔡宗克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
舉進士陽明語之曰入仕之始意沉未免搖動如
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節

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須有得力處耳按語子在陽明之門已久定當卓然有以自見而陽明猶深爲之慮則開之所謂未能信者誠有未易信者耳冒昧承當勢必自悞以悞民甚哉求信之功不可不急講也 或曰果達藝夫子皆許其從政三子亦欣然無自歉之色至以仕使開而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則三子於開之未能信者而果能信之乎曰果達藝三子以才勝也吾斯未能信開以識勝也才以才勝者就事上理會能辦得此事便足勝其任而愉快從心上理會識之所到而力未必能到

何時是圓滿之期故曰見大意天子之悅聞與然
總是一意學者須是有三子之才而又有聞之謙
方始不偏未可輕置優劣也 夫子與叔子對兩
四代禱樂畧說四件作一了準則叔子自能領畧
能克復歸仁爲邦之事其所優爲者耳此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之大規模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之真下落也至與仲弓論政曰有司赦過舉賢
語子路曰先勞無倦語子張曰無倦以忠語子貢
曰足食足兵民信或以條件言或以居心言皆眞
切下手實際作工夫處所謂一節見全體也學術

不能平治便非真學術平治不本學術亦非真平治豈有外天德而能行王道者乎此孔門所以爲百世王之法千聖之宗也腐儒不解其大而區區聚訟於字句之間亦愚矣

初七日

陳良哉見惠蜀中來釋唐文集一部其大旨以格物二字爲主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已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

明是說後一步功夫皆有欲效忠告之意至訓明
德不作虛靈不昧即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
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
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即下文言敬
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
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
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緝緒於此不
道而言德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
王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
覺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德

天下哉

初八日

仁甫問由修身至致知步步推入到此工夫極細

唐以格物物字作物欲之物格去物欲而後知

是致全無功夫也前此誠意正心獨非去欲乎

非致知恐理欲之微茫審之不明遂至認欲爲理

者至大學以明德爲頭腦以新民爲著落體用一

原元無可間瞿唐謂明德卽五達道後邊物有本

末應如何解曰格物訓格去物欲此亦是徹上徹

下工夫但既知紫陽窮理是說前一步則去欲豈

在窮理之外耶不去欲何以爲窮理也正心誠意
致知去欲自在其中矣到此時聖學圖真正知明
處當正是正己物正知行合一陽明之說安得又
待後一步乎以達道訓明德於理亦不錯但然既
虛靈不昧其所設施自著落在達道之中有體豈
患無用哉瞿唐學術甚正集中亦多快論然其所
効豈諒於先儒者往往亦有偏處偏處由其識力
未到涵養之疎而一快處頗爲明省不可不存其
人也

初九日

爲陳良哉題其讀書處曰慕齋因爲慕齋說 慕之

義有二良哉生二十有八矣其專人倚節公節於

是年捐賓客則良哉蓋生不識父之人也爲人而

不識父而則幼孤之慟與此生俱亦其慕也有思

慕之意焉父逝而母失其所天則孤兒專依母以

爲天二十八年來鞠育教誨撫養其子以有成若

母氏之心亦苦矣良哉依依膝下有孺慕之意焉

兩念迴環良哉蓋有朝干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廻

腸者其中情之慕豈復有隨時隨地而移者哉余

乙巳過城安君兄弟延欸備至復惠余瞿唐集后

前此所未見因請額其讀書之室而題曰慕賢併
爲之說

初十日

性甫兄翁雲窩聯牀贈此 耄年最苦行路難風浪
忽驚胆欲寒五月驅車四千里巖顛悽惻夢中起
黃梁祠下集同人北去南來迴視頻多君策蹇邯
鄲道偶有所聞輒迎告一朝事定波復平感恩知
已賢公卿故園地占留難久長途折來迴還走堯
夫到處有行窩成安城巾風氣和雲窩聯牀兄若
弟兩世姻緣託道契既翁好合承慈顏何慕菜子

舞班爛

十一日

望兒構斯晚抵成安

陳周甫吾樓說 子庚寅過柏寺營訪九繩皋南公
就而設款談竟日不忍去因論交焉甲午再過
安皋南公作古人矣慷慨傷之乙巳復來周甫以
前好且爲玉乘門下士尹公勉之取友必端故頻
過予嘗泊具延子過吾樓樓雖僅斗大之室而致
幽境異若別有天地也因思天地間樓閣臺榭其
精妙脫俗堪譜畫圖者不知凡幾而主人不傳則

樓閣臺榭豈能獨傳哉余幸矣不能爲詩咏吾樓
之佳起一觴竟日三五素心子且偃臥其中不復
知樓爲周甬也命筆識之如此 又題一聯云
日裏鷄鳴利善閑頭分甬室眼前天際鳶魚觸處
問吾樓

十二日

邯鄲徐夢松字光齡壬寅與立兒同貢自謂嚮慕之
久願就弟子之列

十三日

薛敬軒陳白沙於宋儒有言之不是者絕不論其是

非固其尊信之尊亦謂先章不可無疑也陽明古
本大學格物等說雖有背於紫陽然論學皆底
道理天下萬世公共之是非非擗人之短言人之
之過也觀其言也我於紫陽有固極之思其心亦
苦矣瞿唐開口駭宋儒以直接孔孟自負易六十
四卦有二十與宋儒不同三百八十四爻有一百
五十爻不同有意耶無意耶

十四日

讀瞿唐集 我與瞿唐接蹊生羣年始得悉生平直
憑獨見無倚傍每讀佳篇眼欲明 寄人籬下便

尋常新泰祿期可雁行當日獨盟侵入室百年公
論許升堂

開廷儒字殿陞延秀字美士執贊

求信軒講話 時在坐者構斯玉乘性甫仁甫含生

載甫殿陞美士子敬定一奏雅尚雅因語之曰爾
等數人有登賢良而入仕籍者有苦志燈窓者有
甘心林泉者雖云人各有志志各不同但其敦本
砥行不落流俗其趣向則一也子曰隱居求志行
義達道顯晦原非兩途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窮達分固有定瞿唐之言曰做隱者即做宰相

何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人知之亦驚眾人不知亦驚驚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豈不是做隱者即做宰相做宰相即做
隱者何也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惟知容天下之賢愛天
下之民雖有宰相之貴而忘身忘家豈不是做宰
相即做隱者必如瞿唐之言則隱始成其爲隱而
隱何不樂更不必多一求達之心達始成其爲達
而達何不樂亦不必多一求隱之心用行舍藏惟

其時而已矣總之一無欲而已矣無欲則反身而誠把柄在我故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溺

十五日

學不能變化氣質咎在不自覺悟安於舊習又無良師益友誨訓切磋遂終身悠忽而不自知也愚魯辟彥皆氣質之病非善變亦烏能升堂入室乎

三戒四勿是閑邪功夫閑之久則欲自寡而心遂清此中便有竦然而不敢懈者所謂敬也敬到無雜處即誠矣非敬之外又有所謂誠也觀文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自見

學問無把柄日間則東奔西馳夜間則胡思亂想陽
明以致知爲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致知也朱子
以窮理爲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窮理也程子以
主敬爲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主敬也此收心入
德之要然三者又只是一套事

十六日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凜乎斯言日夕
警惕莫謂去禽獸遠只一無禮無義便是禽獸之
行清夜自思果能義制事而禮制心乎是安得不
反躬自訟也

春生秋殺是天道之自然而然人於一切倘來聽其
自然則即天之自然矣故康節詩云天道無他只
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聽其自然事簡而心閒天
下何思何慮凡營逐而憧憧往來者皆逆天者也

十七日

每見富貴之家其子孫或多不肖愚謂水滿則溢此
必然之理也挽回不肖之輪推轉不肖之樞當必
有其道矣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健婦
順和氣薰蒸吉祥莫大焉貧也固足樂富也自好
禮豈復有陳陳之積爲大盜之資者乎不見有滿

之時自不至有衰之日所謂權不自氣運操而自
我操者也

太極二字孔子之言已明備無缺包括無極在其中
矣周子恐人錯認了太極二字爲有形之物故云
無極而太極說平了便成兩箇似孔子之言爲未盡
必俟周子之言始爲明備

十八日

答景乾真 八十二歲病夫奔走道路誠是苦事念
出門十六年得一上先人之邱壠與族黨姻戚握
手話舊此又老夫之快心事也在里門年餘同人

中究心斯道者尙不乏人至少年後進之士氣甚
猛將來所學未量每念門下相隔之遠近日造詣
定自有入處但此事要自己堅持而師友之助亦
不可少構斯在彼當常與振公昆弟鼓舞而發明
之無異同堂共証耳

答馮振公宜公 里門年餘老懷殊切眷戀但夏峯
一枝相依已久古人有言卻望井州是故鄉良非
虛語僕竊喜短筇所到不乏同志之人近日與諸
友講論頗有相信之機念君家大人力肩斯道昆
玉得之過庭者已非朝夕此段志願全要自己憤

發即父兄師友亦不過啟其端耳與乾貞字亦是此意可互看之此老夫千里之一念也

十九日

與宋艾石臬司 弟漂泊衰遲不足當燕之半士今且聳矐自廢矣分不宜輕通當世之大人君子然念先生守鄴時每過蘇門過辱格外之知遇迄憲節入閩瀕行復承寵誼曾託寄舍親王生洲一函嗣舍親字來極道仰荷炤拂此固先生不棄迂腐而施及於天末陳人弟之感佩當更深於身受之者頃聞特擢三晉西望福星如在几席不揣草野

僭附一言簡候左右安邑鹿令係忠節公之孫忠
節爲北地大儒第四十年受良友之益者曩相鄉
鉅鹿諸公皈依表章有功末學先生爲人倫藻鑑
當世秉其鈞裁念其祖而庇其孫先生定亮我
心矣馬玉老頗稱忘形交先生自知其人便郵希
代致不一

二十日

語成安諸子曰從來走富貴一路者只初上路時氣
便浮神便昏識者已知其非任重道遠之器况富
貴未必得徒自喪其生平走貧賤一路者無堅定

不移之志便窮愁抑鬱有不堪之憂縱強爲排遣
中情之無聊益甚故學孔顏者須從樂在其中不
改其樂處立根腳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故能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此之謂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二十一日

望兒攜酒孫至

爲玉乘行禮率兒輩三人偕冰公兩位布帛簪珥數
事米麵菜果數盤而已此外無餘物也婚姻論財
舉世皆然玉乘以新賢良力行古道此其謙趣有

大過人者矣憶茅止生貽子書云南浙錦綺之物
斷不敢令纖毫入公家以點清德玉乘他日官尊
祿厚其不令于女失其布素可知也

臺許惠新詩墨竹口占以贈 老作無家客孤節信
所之長年懷快友此日讀新詩避俗原宜竹逃塵
且舉厄乾侯有約在莫負菊花期

二十二日

題閻殿弼美士兄弟讀書處曰既翕而爲之說達道
有五達德有三而所以行之者一蓋一倫足色而
四倫未有缺陷者仁足色而知勇未有缺陷者所

謂得其一而萬事畢吾道一以貫之君家兄弟人
以友子稱五十年來所見所聞殊無間言即既翁
而好合可知即既翁好合而父母之順可知謝登
山有言無兄弟之樂者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所
謂得其一而萬事畢者君家兄弟勉之

不苟軒說墨墨霖唐子讀書之處與子居停相鄰時
攜樽過談一日請額其讀書之軒余題曰不苟子
曰君子之言也無所苟而已矣蓋苟不於其言也
必其念先苟則言自苟而苟又不止於言也言既
苟則事無不苟唐子曰詩三百蔽於思無邪之一

言其不荀之謂歟余曰子可與言詩矣子直論詩
而知學子貢論學而知詩古人之意正不相遠子
可與言學矣

二十三日

兩臥肖凜樂善齋醒而有述 老至疎慵萬事空一
筇明月與清風酒盃到手即酣臥風起西方月起

東

二十三日

將歸蘇門留別駿止兼致太翁 越中山水多奇絕
邇來諸賢靈氣結夢寐山陰道上行對君宛是挹

芳潔尊酒相看話昔人水晶盤冷肝腸熱南山之
橋北山梓是父是子我心折君本越人籍那陽雨
地氣聲同在列恰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幾復相
別蘇門姚許有遺蹤山水爲君一坐設

孔子欲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則易固四聖人
之心傳也然取義於象則象斷非無爲而設故十
翼曰象者像也宋儒以象失其傳止言其理則四
聖人之精蘊自孔子沒已半淪亡瞿唐自謂三十
年求溪始有悟於象之義曰所以根據之者則德
也孔子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

君子則吾亦之有得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詞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執此之說可以論易也

二十五日

子曰齋也後當日進賜也後當日退門人問故曰齋
好與勝已者友故當日進賜悅不若已者故當日
退噫此所以鑪錘二子者至矣可者與而不可者
拒固有當於勿友不如已者之旨穎悟如賜一聞
汝與圃也孰愈之問則遜謝不敢當曰何敢望圃
是豈專悅不若已者哉夫子之所以鑪錘二子者
至矣蓋亦所以鑪天下萬世也友道淪亡故以礪

我友

寄別徐兆齡 生涯久已付樵漁到處猶懸名未除
種藥聞君尋伴侶蘇門有我一茅廬

寄別郭飛光 兄爲明月翁清風照我述離啓我鑿
世德堂中招飲意好留菊綻過籬東

趙旭陽見顧 里門依戀路行遲到處流留轍跡迷
十載懷人勞旅夢一朝抵掌憫相思

留別成安諸友 十年三度過乾侯故故新新爭款
留此地於余有夙約南來北往作咽喉

二十六日

許子雄傑詩生也少有俠腸多技能嘗爲子卜有言
驗人亦多奇之然余所以重許子者更爲其坦衷
質行生平無負人之事故到處人皆信之爭爲下
榻因憶嚴君平成都賣卜盈百錢卽撒簾下讀乃
知傳芳遺烈者固不專在顯赫也乙巳之夏予適
在成安子不遠三百里來視余同人佳其意因贈
以詩余引其首

贈王定一有引我聞在昔醜龐之世亦有象恭之人
則叔季之人亦有篤實之處天地之剝復陰陽之
消長亦理之必然也王子定一一朴實頭耳似少

文相習久真意流行文而理翻覺文多者之可厭也
也因贈以二十八字願始終勿失此樸實之一念
元氣凋傷務氣深幾人物欲不相侵似君別是一
一天地三十依然赤子心

與梁甥語 憶若祖林生平忍辱與其父同一爲善
之心同有忍辱之實此吾鄉德門意其後定當奮
飛以大其家聲乃無端觸厲網身死家破慘不忍
言豈詩書所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積善之家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等語皆不足據耶何
以積善之家而返得惡報也靜言思之天道斷乎

不爽但不可測以欲速見小之心爾輩能發憤自立天地鬼神到底是福善禍淫之理事半功倍安知不倍償於後日乎桐江一線繫漢九鼎爾其勉之老夫有厚望焉

二十七日

涪孫完婚於魏村一切應酬事務皆含生辦理是日有客賜顧者含生代余觴

二十八日

余甲午過成安介修英英煥發意且晚可奮飛也乙巳再來則儼然讀禮矣一舉一動一話一言借爲

謹慎余偶爲一聯云學禮學詩當憶趨庭之日肯
堂肯構益深作室之思爲介修志勉亦不忍忘若

翁云爾

二十九日

一友問邇來有講明善者其說與陽明致知是一是
二曰一也友請問曰善卽不學慮之良明正所謂
致也友曰明善之後再加一番窮理功夫是明善
而不窮理也格物訓窮理則所謂致知者何事愚
意由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而推至於明善則明善
是歸結處由明明德於天下而治平修齊正心誠

意以推至於致知則致知是歸結處格物訓知明處當亦猶之乎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而已以第一入門功夫作結局功夫此原聖學明晦所關況大學古本俱在甯敢於背聖而不敢於異朱是不得爲尼山孝子恐亦非紫陽忠臣也余曰子可爲陽明同心之友矣此說既有陽明倡之當自足以俟後聖亦不必我輩太饒舌也昨見來瞿唐亦謂窮理爲前一步又謂陽明之說爲後一步而以格物訓格去物欲則窮理去欲是一是二孰先孰後又不得其解矣多指亂視無確然之見者亦不必嘖

曉自鳴也薛文清陳白沙凡於議論前輩處絕不
置一語亦是涵養乙巳至日自覺齋與語子語淵
修索手字因書之

好勇好貨好樂好色自古及今四箇大賊凡人自少
而壯自壯而老無人不在此劫掠之中孔聖人憂
之故與顏氏子商量爲固圍之策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防賊要著莫過於此
矣惟恐其少有懈怠賊得乘隙而入也嚴之於手
目所共指視之地又嚴之於獨覩獨聞之地更嚴
之不覩不聞之地無時不戒慎恐懼然後賊各退

聽而川雫晏然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子臣弟友無
不盡分而天地位萬物育皆始於此孔聖人有功
於天下萬世者其在斯乎

三十日

寄張穆菴 稿存原本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三終